昌黎先生集/卷二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昌黎先生集
作者：韓愈　唐

送董邵南序

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。董生舉進士，連不得誌於有司，懷抱利器，鬱鬱適茲土，吾知其必有合也。董生勉乎哉！夫以子之不遇時，苟慕義強仁者，皆愛惜焉，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！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，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？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。董生勉乎哉！吾因子有所感矣。為我吊望諸君之墓，而觀於其市，復有昔時屠狗者乎。為我謝曰：「明天子在上，可以出而仕矣。」

贈崔復州序

有地數百里，趨走之吏，自長史、司馬已下數十人。[1]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。樂乎心，則一境之人喜；不樂乎心，則一境之人懼。丈夫官至刺史，亦榮矣。[2]

雖然，幽遠之小民，其足跡未嘗至城邑，苟有不得其所，[3]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，況能自辨於縣吏乎？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，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？由是刺史有所不聞，小民有所不宣。賦有常而民產無恒，水旱癘疫之不期，民之豐約懸於州。[4]縣令不以言，連帥不以信，民就窮而斂愈急，吾見刺史之難為也。[5]

崔君為復州，其連帥則于公。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，[6]於公之賢足以庸崔君，有刺史之榮，而無其難為者，將在於此乎？

愈嘗辱于公之知，而舊游《昌黎文鈔》作「游」，《全唐文》作「遊」。於崔君，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，於是乎言。

贈張童子序

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，歲至三千人。始自縣考試，定其可舉者，然後升於州若府。其不能中科者，不與是數焉。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，又考試之如縣，加察詳焉，定其可舉者，然後貢於天子，而升之有司。其不能中科者，不與是數焉，謂之鄉貢。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，加察詳焉，第其可進者，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，屬之吏部，歲不及二百人，謂之出身。能在是選者，厥惟艱哉！二經章句，僅數十萬言，其傳注在外，皆誦之，又約知其大說，繇是舉者，或遠至十餘年，然後與乎三千之數，而升於禮部矣，又或遠至十餘年，然後與乎二百之數，而進於吏部矣，班白之老半焉。昏塞不能及者，皆不在是限，有終身不得與者焉。張童子生九年，自州縣達禮部，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。又二年，益通二經。有司復上其事，繇是拜衛兵曹之命。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，神氣以靈，餘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。童子請於其官之長，隨父而寧母。歲八月，自京師道陝，南至虢，東及洛師，北過大河之陽，九月始來及鄭。自朝之聞人，以及五都之伯長群吏，皆厚其餼賂，或作歌詩以嘉童子，童子亦榮矣。雖然，愈當進童子於道，使人謂童子求益者，非欲速成者。夫少之與長也異觀：少之時，人惟童子之異，及其長也，將責成人之禮焉。成人之禮，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，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，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。

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，慕回、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，故有以贈童子。

送浮屠文暢師序

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，問其名則是，校其行則非，可以與之遊乎？如有墨名而儒行者，問其名則非，校其行而是，可以與之遊乎？揚子雲稱：「在門牆則揮之，在夷狄則進之。」吾取以為法焉。

浮屠師文暢喜文章，其周遊天下，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，以求詠歌其所誌。貞元十九年春，將行東南，柳君宗元為之請。解其裝，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，非至篤好，其何能致多如是耶？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，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。夫文暢，浮屠也。如欲聞浮屠之說，當自就其師而問之，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，文物事為之盛，其心有慕焉，拘其法而未能入，故樂聞其說而請之。如吾徒者，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，日月星辰之行，天地之所以著，鬼神之所以幽，人物之所以蕃，江河之所以流，而語之，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。

民之初生，固若夷狄禽獸然。聖人者立，然後知宮居而粒食，親親而尊尊，生者養而死者藏。是故道莫大乎仁義，教莫正乎禮樂刑政。施之於天下，萬物得其宜；措之於其躬，體安而氣平。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武，文武以是傳之周公、孔子，書之於冊，中國之人世守之。今浮屠者，孰為而孰傳之耶？夫鳥俛而啄，仰而四顧；夫獸深居而簡出：懼物之為己害也，猶且不脫焉。弱之肉，強之食，今我與文暢安居而暇食，優遊以生死，與禽獸異者，寧可不知其所自耶？

夫不知者，非其人之罪也；知而不為者，惑也；悅乎故，不能即乎新者，弱也；知而不以告人者，不仁也；告而不以實者，不信也。余既重柳請，又嘉浮屠能喜文辭，於是乎言。

送楊支使序

愈在京師時，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，惟宣州為多賢。與之游者二人：隴西李博、清河崔羣。羣與博之為人，吾知之：道不行於主人，與之處者非其類，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，不一日留也。以羣、博論之，凡在宣州之幕下者，雖不盡與之游，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。愈未嘗至宣州，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，以其取人信之也。今中丞之在朝，愈日侍言於門下，其來而鎮茲土也，有問湖南之賓客者，愈曰：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，宣州也；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，湖南也。去年冬，奉詔為邑於陽山，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，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。及儀之之來也，聞其言而見其行，則向之所謂羣與博者，吾何先後焉？儀之智足以造謀、材足以立事、忠足以勤上、惠足以存下，而又侈之以《詩》《書》六藝之學，先聖賢之德音，以成其文、以輔其質，宜乎從事於是府，而流聲實於天朝也。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，乃吾之心也；謂我為邑長於斯，而媚《昌黎文鈔》作「?」。夫人云者，不知言者也。工乎詩者，歌以繫之。

送何堅序

何與韓同姓為近；堅以進士舉，於吾為同業；其在太學也，吾為博士，堅為生，生、博士為同道；其識堅也十年，為故人。同姓而近也，同業也，同道也，故人也，於其不得願而歸，其可以無言耶？堅，道州人，道之守陽公，賢也；道於湖南為屬州，湖南楊公，又賢也；堅為民，堅又賢也。湖南得道為屬，道得堅為民，堅歸倡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，道亦倡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。吾聞鳥有鳳者，恒出於有道之國。當漢時，

黃霸為潁川，是鳥實集而鳴焉。若史可信，堅歸，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。

送廖道士序

五嶽於中州，衡山最遠。南方之山，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，獨衡為宗。最遠而獨為宗，其神必靈。衡之南八九百里，地益高，山益峻，水清而益駛，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。郴之為州，在嶺之上，測其高下，得三之二焉，中州清淑之氣，於是焉窮。氣之所窮，盛而不過，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。衡山之神既靈，而郴之為州，又當中州清淑之氣，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，其水土之所生，神氣之所感，白金、水銀、丹砂、石英、鍾乳，橘柚之包，竹箭之美，千尋之名材，不能獨當也。意必有魁奇、忠信、材德之民生其間，而吾又未見也。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耶？廖師郴民，而學於衡山，氣專而容寂，多藝而善遊，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？廖師善知人，若不在其身，必在其所與遊。訪之而不吾告，何也？於其別，申以問之。

送王秀才序

吾常以為孔子之道，大而能博，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，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；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，又各以所能授弟子，原遠而末益分。

蓋子夏之學，其後有田子方；子方之後，流而為莊周。故周之書，喜稱子方之為人。荀卿之書，語聖人必曰孔子、子弓。子弓之事業不傳，惟《太史公書· 弟子傳》有姓名字，曰：「馯臂子弓。」子弓受《易》於商瞿。孟軻師子思，子思之學，蓋出曾子。自孔子沒，群弟子莫不有書，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，故吾少而樂觀焉。

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，好舉孟子之所道者。與之言，信悅孟子，而屢讚其文辭。夫沿河而下，苟不止，雖有遲疾，必至於海。如不得其道也，雖疾不止，終莫幸而至焉。故學者必慎其所道。道於楊、墨、老、莊、佛之學，而欲之聖人之道，猶航斷港絕潢，以望至於海也。故求觀聖人之道，必自孟子始。今塤之所由，既幾於知道，如又得其船與楫，知沿而不止，嗚呼，其可量也哉！

送孟秀才序

今年秋，見孟氏子琯於郴，年甚少，禮甚度，手其文一編甚巨。退披其編以讀之，盡其

書無有不能，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。其十月，吾道於衡潭以之荊，累累見孟氏子焉，其所與偕，盡善人長者，吾益以奇之。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，雖不有請，猶將強而授之，以就其誌，況其請之煩耶？京師之進士以千數，其人靡所不有，吾常折肱焉，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。善雖不吾與，吾將強而附；不善雖不吾惡，吾將強而拒：苟如是，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，又況其細者耶？

送陳秀才彤序

讀書以為學，纘言以為文，非以誇多而鬥靡也，蓋學所以為道，文所以為理耳。苟行事得其宜，出言適其要，雖不吾麵，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。潁川陳彤，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，頎然其長，薰然其和。吾目其貌，耳其言，因以得其為人；及其久也，果若不可及。夫湖南之於人，不輕以事接；爭名者之於藝，不可以虛屈。吾見湖南之禮有加，而同進之士交譽也，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。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，策焉以考其文，則何信之有？故吾不征於陳，而陳亦不出於我，此豈非古人所謂「可為智者道，難與俗人言」者類耶？凡吾從事於斯也久，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誌者。於其行，姑以是贈之。

送王秀才序

吾常以為孔子之道，大而能博，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，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；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，又各以所能授弟子，原遠而末益分。

蓋子夏之學，其後有田子方；子方之後，流而為莊周。故周之書，喜稱子方之為人。荀卿之書，語聖人必曰孔子、子弓。子弓之事業不傳，惟《太史公書· 弟子傳》有姓名字，曰：「馯臂子弓。」子弓受《易》於商瞿。孟軻師子思，子思之學，蓋出曾子。自孔子沒，群弟子莫不有書，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，故吾少而樂觀焉。

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，好舉孟子之所道者。與之言，信悅孟子，而屢讚其文辭。夫沿河而下，苟不止，雖有遲疾，必至於海。如不得其道也，雖疾不止，終莫幸而至焉。故學者必慎其所道。道於楊、墨、老、莊、佛之學，而欲之聖人之道，猶航斷港絕潢，以望至於海也。故求觀聖人之道，必自孟子始。今塤之所由，既幾於知道，如又得其船與楫，知沿而不止，嗚呼，其可量也哉！

荊潭唱和詩序

從事有示愈以《荊潭唱和詩》者，愈既受以卒業，因仰而言曰：夫和平之音淡薄，而愁思之聲要妙；讙愉之辭難工，而窮苦之言易好也。是故文章之作，恒發於羈旅草野；至若王公貴人，氣滿志得，非性能而好之，則不暇以為。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荊，統郡惟九；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：德刑之政並勤，爵祿之報兩崇。乃能存志乎詩書，寓辭乎詠歌，往復循環，有唱斯和，搜奇抉怪，雕鏤文字，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厘分寸，鏗鏘發金石，幽眇感鬼神，信所謂材全而能巨者也。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，屬而和之，苟在編者，咸可觀也，宜乎施之樂章，紀諸冊書。從事曰：「子之言是也。」告於公，書以為《荊潭唱和詩序》。

送幽州李端公序

元年，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，愈嘗與偕朝，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，曰：「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，入其地，迓勞之使里至，每進益恭。及郊，司徒公紅帓首、韡袴、握刀，左右雜佩，弓韔服，矢插房，俯立迎道左。某禮辭曰：『公，天子之宰，禮不可如是。』及府，又以其服即事。某又曰：『公，三公，不可以將服承命。』卒不得辭。上堂即客階，座必東向。」愈曰：「國家失太平，於今六十年矣《昌黎文鈔》無「矣」字。。夫十日十二子相配，數窮六十，其將復平，平必自幽州始，亂之所出也。今天子大聖，司徒公勤於禮，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，來覲奉職，如開元時乎！」李公曰：「然。」今李公既朝夕左右，必數數焉《全唐文》無「焉」字。為上言，元年之言殆合矣。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，東都之大夫士，莫不拜於門。其為人佐甚忠，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。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。

註釋

↑ 長史、司馬，刺史之佐，唐制，每州刺史而下，長史一人，司馬一人。

↑ 丈上或有大字。

↑ 或無“苟有”二字，或無有字。

↑ 句。

↑ 州，或作前；縣下或有復出縣字，皆非是。

↑ “崔君之仁”上，或有“愈以為”三字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